乙巳消長錄 二

2291.7
1737
v.3

編 二

第十八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乙巳消長錄卷之二

原編 二

起

乙巳八月至十月

東306130

乙巳消長錄卷之二

原編二

乙巳八月（明宗即位翌月）下密旨于禮曹叅議尹元衡處乃罪尹任柳灌柳仁淑等事也元衡通于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燃藜述○按元衡先做謗篇若尹任上恭懿者墜闕庭詳見上）

二十一日（辛亥）兩司會于中學齋仁光準曰今之二三大臣為慈殿所疑有密旨降于宰相某某家又有匿名書流言未已宮壼悩惧若不先發其端從輕善處則深恐事出他道貽禍國家雖知彼此之暧昧揆以時事不容悠悠而已座中皆曰此乃奸人搆禍之

事而我爲其所使以開端是正落其術中决不可爲
持平金磻曰此非特爲尹任發也忠賢魚肉其基於
此己卯之禍言之酸鼻而今之君子又踵袞貞所爲
乎或坐或起怒氣勃勃執義宋希奎曰我則雖寸剉
吾骨而碎之有不從也掌令鄭希登曰論劾朝廷之
大事豈可以内旨爲也司諫朴光佑獻納白仁傑正
言柳希春金鸞祥聲色俱厲掌令李彦忱持平閔起
文仰天太息以爲當主少國疑之時奸細之徒胥動
浮言不可因此論劾大臣齊仁等懇乞終日竟不從
而散邪黨震駭惧事不濟元衡乃與知中樞鄭順朋

兵判李芑户判林百齡工判許磁等夜會于光化門
外燃藜述百齡乃倡告變之謀栗谷劄
二十二日壬子知中樞府事鄭順朋户曹判書林百
齡兵曹判書李芑工曹判書許磁詣承政院啓曰朝
廷有大事請台領相及兩司長官領議政尹仁鏡大
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承 命來與順朋等及
入直院相右贊成權橃都承旨宋麒壽詣慶會南門
領中樞府事洪彦弼左贊成李彦迪左叅賛丁玉亨
右叅賛申光漢禮曹判書尹漑亦因仁鏡等請承
命來酷寃錄判尹尹思翼亦來燃藜述

大王大妃文定王后御忠順堂寢室南向垂簾 上御于
簾外少東南向時大行大王殯于思政殿仁鏡等入侍史官趙璞注書
安㙁 ○ 酷寃錄 壽春雜記
芑進曰刑書判書尹任自 中宗朝素蓄異志一到
今多有不自安之心左議政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
亦有形迹兩司長官昨日會議于中學欲啓而為下
僚所沮臣等居宰相之列不可不啓請收群議以處
之 酷寃錄 已下遵說又見實錄
上曰此甚駭愕之事 大王大妃曰任之五謀自
中宗朝已著近於內間亦有變故因知所措長為渭

泣令朝廷公論適發此實天地祖宗黙佑而然也任
於丁酉年締結金安老謀危國母之狀已見於許坰
推案儒生疏中亦言之 中宗罪三凶金安老許沆
蔡無擇之時欲并罪之而為東宮未果反陞一品予
亦厚待如一家欲使凶謀自消以申秀涇之子為駙
馬時初欲取任之孫 坡原狀當考 而任邀然不應其陰懐
凶慘為他日肆毒之計可知近者益稔禍心潜結宰
相又通内閒情迹昭著朝廷當知為宗社之賊而大
追其罪 上仝
彥鄕曰任可竄仁淑可罷灌可遞衆議皆如此 上仝

仁鏡曰 上之為宗社大計則誠是然為國之道當
使人心安定今不可治以大罪任既有不自安之心
不宜在都下可竄于外仁淑物論皆以為稍存形迹
可罷灌之所慊則未可知物論亦云有形迹可適上
仝
磁曰任自丁酉年得罪於 上當自有其罪而尚多
時言人孰不知今又妄起勢孤益有不自安之心所
與締結者朝廷亦皆知之 上教云宮中有變故此
則非外間所知只聞宮中憂懼而已君上憂懼則臣
子何安茲欲處之以安國家以任丁酉之罪言之則

死囚不惜然不可追論當觀人心而處之今若竄之
於外絶迹於都下則宮中何有疑惧之事乎朝廷當
堂任於外閒別無所爲之事矣請依大臣之啓 上仝
大王大妃曰予之欲定人心豈偶然哉 主上卽位
處有如此之事故前者下教 上之卽位翌日大王 大妃傳于大臣等畧曰
杜者浮言造爲邪說以大行王與新王有隙欲亂國家到今人心不無疑惧若自今以後又有邪言者則
當治以大罪予於前日浮言無一毫私心欲盡洗之務定人心以安朝廷云 欲盡洗邪言
以定人心而不有予言更生邪議竟至於此朝廷公
論豈敢不從灌與仁淑依啓任則絶島圍籬安置任
以武人必先懷疑惧恐或逃躱其令入啇宣傳官二

貟及義禁府羅將拿出 上仝
仁鏡彥弼曰 上教至當但 主上初政 大行在
殯之時雖止此豈不知罪尹任雖有罪自 上宜待
以忠厚黙之於外方似好矣 上仝
百齡曰任灌仁淑之罪既已蒙允但所謂內間之變
臣不得知任於 王大妃切親事若有所涉則請勿
發議 大王大妃曰事有大関不可言故只言其大
槩耳鎮定人心是予本意今日之事任實自取百齡
曰頃者大小尹之說交亂內外恐國本動搖不敢罪
任近者自生疑惧方 主上幼冲之時在大臣之列

其心如此終必有難處之事故臣等啓之 上仝
先漢曰今 主上新即位此實危疑之際不可不鎭
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 上仝
齊仁曰自 上憂懼則人心豈一日安乎任素有不
自安之心今其所爲不無形跡自 上處置是爲
宗社之危疑也須議諸大臣至于國人皆曰可然後
受罪者服而更無異論任之罪著自 先朝口不可
道之說見於許堈推案至於今日又致 上心之憂
懼固不可不罪仁淑形迹不明而有所失灌亦不自
安如是定罪固所甘受但任之被罪 王大妃豈得

安心自 上必慰安也 上仝
大王大妃曰卿雖不言予豈不思在平時亦均保護
之心矣 中宗朝具壽聃為大司諫時言大小尹之
説欲使 上無所撓惑以鎮人心厥後鄭順朋為大
司憲時亦言有大小分邉之説士大夫居間兩尹之
家者皆不自安云 中宗以為必除根本然後 宗
社可安故乃欲罪任朝廷請以止之任尚稔凶謀以
致今日之變今若輕罪恐有後患但卿等又請酌中
定罪故當從廷議如有後日之難朝廷其處之 上仝
順朋曰任初以扶護 東宮為之名而遂成大小尹

之說一國臣民皆所戴　東宮任豈別有扶護之事
乎或云小尹為大君者亦甚無理　東宮既無嗣而
只有一大君豈有他意臣憤其言以此啓于　中廟
也及　仁宗傳位于　上事順名正人無他意而任
自生疑畏益存形迹仁淑灌亦發於公論須分輕重
罪之然後人心定矣上仝
光準曰任奸慝之狀自　大行王在東宮時多有之
臣民咸憤況在丁酉謀危國母近又與灌仁淑連結
皆不自安故兩司會議欲啓同僚等以為內旨不下
政院而下于他處因此罪人則恐有後議云故未即

啓之令不速處上下起懼禍亦漸大不可不罪 上仝
大王大妃曰禍若切迫則古亦有下密旨于大臣之
時況今者任連結執政大臣恐生大禍故也其可計
後日之議而不慮切迫之禍乎 上仝
彦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任久存
形迹只可遠竄不必圍籬 上仝
時 天威震疊彦迪又曰今者一國大小臣民皆一
心仰戴無敢有邪念者罪一尹任何難而内旨不下
政院而下于他處事不明白故人心不靖何必如是
且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

者到今豈宜深罪今 主上於 王大妃親則嫂叔
義則母子有未安者則恐累 聖德涕泣橫流 燃藜
述
大王大妃曰卿言固然不欲傷人是予本意生禍士
林非所疑也繼自今朝廷協議使無邪論頃日為分
邉之說者皆以保護 東宮藉口保護 東宮者豈
必間父子離兄弟然後為忠乎邪議罵〻使父子兄
弟之間欲有所疑間者皆任之為也 仁宗在天之
靈昭〻下臨內間曾無如此之言 中宗常於世子
問安每以孝悌為教則嘗聞之矣至於朝廷之人某

是非則未之聞也 仁宗之不自安者必任之所
致予則未嘗知之今聞朝廷有此言故及之自古豈
有去母后大君然後必能保 東宮乎害其大君而
仁宗早世置國家於何處今又交結執政亦將何為
酷寃録

權撥進曰物論臣不得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知何
自而出也然往者 成宗年甫十三越次援立猶終
始帖然況今 主上乃 大行嫡弟既已正位豈復
有他虞乎且今王子君無外交大臣無專擅誰敢有
陰邪之計方此初政務得人心每事當以大公至正

行之　中宗初年大臣不能善導以李顆爲反盧永孫取堂上自是告變者多　中宗後乃知其故盡放連坐人一國咸服而人心定此今日之所當戒也冲齋集

檄又曰任若有邪心死無足惜刑罰過中人心不服當此初政不可以威刑鎭人心亦不可以爲存起慮於上下醋究録

大王大妃曰若無形迹何起之有大小尹之說自內全不得知東宮失火後諫院上疏有忌克之說李霖疏有褻昵之漸易至騰凌忌克之諫終成厲階云　中廟莫知所措及具壽聃言

大小尹之說而後　中廟始覺疏意欲推尹任而朝廷止之然則邪説出於外廷非出於内間也恐如朴氏福城君之母之事故予尚憂慮甫　上仝

順朋曰謀危宗社實無顯跡公論已發須分輕重罪之仁鏡曰任旣有不自安之心可竄仁淑則物論以爲稍存形迹罷職灌之所懷未可知可遞相依啓尹任竄星州左相柳灌遞吏判柳仁淑罷燃藜述

二十三日癸丑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等避嫌啓曰昨日閔齊仁金光準等欲論尹任等而會議時臣等以爲三人雖有可論之事當此主少國起之時奸

細之徒胥動浮言因此論劾大臣甚非其時適以陷奸計而墮士禍議不一而罷令見李芑等事云云請遞齊仁先準亦因避請遞院相李彦迪請并令出仕希奎曰元衡主張密旨傳播外朝惑亂人心當首劾此奸明示天誅而今日已暮俟明日為之云諸臺退出啟納白仁傑遲之獨啓曰自上政事雖細微之事當光明正大今者尹任事當議于院相而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臣直啓以定其罪定罪則是而其所以罪之者大失事體後日奸細之徒必因此端而得志况罪人必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曰

某人以某事被某罪也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
罷遆而無　傳旨辭緣亦非國家典法之常也元衡
受旨之初當防啓曰如此秘密之事使他人處之恐
有後弊況以至親承順爲之弊將難救云則上無處
事之失下無貽弊之患而遽自相通于宰相使國家
之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考閔齊仁金光準以
尹任論啓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爲國有大臣六卿此事不
出於此乃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齊仁等亦以爲然遂
不論啓此則可矣以元衡之失面對時可啓而不啓
亦爲非矣況齊仁以憲長聞有密旨奔走伺候於二

三宰相家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爲上慰勞之心
而臺諫之體則掃如矣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等
與臣所啓之意相同而不即決啓徒煩辭避未免逡
巡之跡非所以盡言責者齊仁以下請並遞答曰密
旨事於 宗社切迫不得已之事也啓意與朝廷議
處 燃藜述

副提學羅淑率同僚啓曰凡人君所爲當出於光明
正大不宜小有邪曲今聞内降密旨于宰相家議定
大事不勝驚懼新政之初罪 先朝舊臣不由政院
出於黯黮非但有累於 聖德竊恐邪徑從此而開

終搆士林之禍 壽春雜記

二十四日甲寅 大妃敎曰頃日不測之禍將迫於宗社不得已有密旨之下今見玉堂臺諫所啓皆言此事之非今及以殉國之人爲不正論之不已如此異議之人不爲痛治何能爲國事乎 燃藜述

仍命召尹仁鏡李芑李彦迪申光漢林百齡許磁尹漑權橃丁玉亨尹思翼曰予觀弘文館劄及白仁傑所啓皆以密旨爲非密旨豈自上所欲爲主少國疑之時任謀危 宗社勢甚岌岌而臺諫侍從無一人抗言救難故予罔知所措倣古例爲密旨出於不得

已也今以此為非及効同僚以為有同傳令軍卒此必托正而護賊使深憂國事者不得自安也下既不直言而上又無密旨則予母子孤立無助坐而待亾乎今此所論至為駭愕機關甚大不勝痛心此人等必聽奸賊之言而然也白仁傑先罷其職下禁府推問並罷執義以下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李彥忱持平金礪閔起文正言金鸞祥柳希春且罪任等甚輕故邪論如此其議定罪上

仝

仁鏡等啓曰任等之罪前於面對折中議啓上下之意已定改之未妥

答曰大臣非不知此人罪關 宗社而如此輕議國
事倚於何人乎任等所當依律而新政之初務寬人
心其末減罪之 朝野僉載
尹仁鏡又啓曰臺諫以言獲罪則士氣摧挫請恕其
愚妄副學羅淑上疏力救且言密旨之非皆不從 上
仝

仁傑搆啓草詣闕之際告別其母妻〻泣止之不從
果下獄以爲黨於尹任及原情後因兩司啓命勿推
放送丁未竟遠竄 燃藜述 時事將叵測鄭磏諫其父
順朋順朋乃疏救 大妃由是怒露只遞官歸坡州

見休庵碑

甚矣小人之禍人國家也謀害異己而恐外廷之不從眩惑 慈殿假托密旨以脅之使人君光明正大之舉驅陷於黯昧不彰之地以箝一時公論之口而得肆網打之計通天之罪可勝誅哉白仁傑奮不顧身正色直言雖其言不少施而旋被羅斥亦足以褫群奸之魄壯正人之氣宇宙之間不可無此一舉張南軒謂胡銓封事可與日月爭光臣於仁傑是啓亦云 燃藜述或曰云云 僉載此段上書以

順朋在家獻議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若至依律

恐其太重灌與仁淑俱以執權大臣陰附尹任謀危
宗社其罪極重而事同脅從恐不可以一律斷之壽
春雜記
於是因順朋之言以灌仁淑附任謀危 宗社任絕
島安置灌仁淑中道付處金礪削奪宋希奎以下罷
職 燃藜述
教曰尹任包藏禍心謀害宮闈情迹彰著東宮失火
然後造爲浮言亂惑人聽到今常懷不安之心曲爲
自保之計原其情罪在法罔赦第以 先后至親遽
用全律予心未安已從寬典以示予不忍之意安置

絶島南海柳灌當國家危疑之際居大臣之位陰結尹任謀危宗社所関非輕不可在都下中道付處舒川

柳仁淑連姻尹任之家互相締結謀危宗社亦不可在都下遠方付處茂長○酷寃録○柳仁淑孫為尹任外孫女壻故云連姻

當禍之初起有宰相憫公柳灌之死者以書抵公曰尹任自先朝有交搆之罪公宜先詣闕與大臣共請尹任罪則身或免矣公笑而却之曰受先王顧命士林有變死乃所也吾豈忍為此乎名臣録

以李芑為右議政林百齡為吏判權撥為兵判閔齊仁為戶判許磁為大司憲羅世纘為大司諫燃藜述

二十六日丙辰兵判權㨾以院相詣闕啓曰自 先
朝七年凶荒今年秋雨不止民生可憐自昨大風連
雨曚昧小臣之意以爲大臣竄逐此國家重事而罪
名亦不分明恐或天意亦有所感而然也近者會議
人皆不知其由今若以謀危 宗社罪之則乃人臣
極罪〻名不可不明也幼主卽位未逾月遠竄受遺
大臣人心不測其端又因諫官人必畏言而不敢有
所論啓也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惜竊料 王大妃
若因此憂傷廢膳而生病則豈非嗣王之累哉 王
大妃於嗣王有母道焉尤不可不思也飛言自古有

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柳灌素有腹病朝歇則暮重来于朝堂常倚屏而坐又無子息不敢呈辭扶病力行若是為國而然也柳仁淑又得上氣症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縱有逆心分明定罪然後可以鎮安人心今若遠行路中得病而致死則人皆曰國家殺之也伏願自 上平心察之廣問群下情罪相稱則人心可鎮天變可弭矣 冲齋集

荅曰此事孰不知之且引灾變反以加罪為非予甚寒心灾變若出於罪後則猶可說此灾之出久矣恐有奸人而然也 世宗朝貽憲后父亦被重罪若有

罪則不可以至親貸之朝廷如是國事尤誤予心寒焉東閣雜記

檢啓草言 大行王傳位時任則處事正灌則有功多有如此申救之語爲李彥迪所止刪去酷寃錄後

宣廟刪獻時傳旨特引此語以雪尹柳之寃見朝野記聞

權檢念 先朝付托之重期以一死報國達夜憂憤張燈草啓辭遊早將赴闕家人子女壻更攀挽泣諫輒麾去之至闕中先漢相遇并行問知公意愕然固止之不聽詣院相李彥迪座招注書柳景深使書啓辭初本有 大妃一婦人 主上六尺之孤寡丞

先朝大臣而其罪不為分明恐天意震怒未必不由
於此也且尹任若懐二心則何不於入侍五六日而
當此 天位已定之後敢生他計乎等語彥迪視草
本亦驚曰勢已至此言之徒惹起不測耳奚益遂舉
筆盡抹去其危言處橃却坐拖膝長噓曰刪沒如此
不如不為之為愈也 朝野僉載

是時柳灌等三人將加以亂逆之罪人知其寃而
不敢救權橃獨抗疏力陳明其無他忠激于言義
形于色雖群奸森立狺然傍伺而有所不顧直氣
凜如秋霜金安國嘗許以死節曰權橃樸實忠直

可以托六尺之孤此其人也鄭光弼嘗稱權撥有死
難不可奪之節其言皆果驗也 野言別集
時元衡在告不出陰搆此禍故權撥移書冀其或緩
禍機曰古人云吾不西行大禍不止國有大事此豈
公高卧時耶願公力疾強起與朝廷一心扶顚持危
自古未有國破而家不亡者也 冲齋集
許磁爲大憝與大諫羅世纘合辭論柳灌等以謀危
宗社罪之罪名過重尹仁鏡亦以爲言鄭順朋大怒
上疏 燃藜述 時林百齡許磁皆啓請於尹任罪目中
去宗社二字順朋因是激怒遂幻前說 上仝

元衡見公議迭發不知為計乘夜變服稱生員就議於芑順朋順朋家臣朴貞元又畫錄功之策初權撥與順朋分深順朋初告變時病甚移告數月是日始出撥迓謂順朋曰令公亦何以來乎順朋色沮論議稍緩至是順朋之論遂變務為刻深事定後語人曰凶類即日當了吾聞權撥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言而歇後李文仲芑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上仝

二十七日丁巳工曺判書鄭順朋上疏曰伏以臣自今年首夏得浮腫病百証交攻奄然五朔僅保殘喘竊聞奸賊構亂謀覆宗社心常憤惋只緣罹病不能

自達以待公論之發伏聞密旨之下不勝驚惶與二三宰相議諭憲長使之先啓當時臺諫暗於緩急反以密旨為不正各自退散危亡之機迫在朝夕故臣力疾強起隨行同議宰相數陳罪狀分輕重罪之將以鎮人心而扶宗社也厥後邪議並起人心搖動雖曰脅從不可在都下故並請竄逐罔赦其餘是宜更無人言而權橃以帷幄重臣曲為申救臣不勝寒心大抵人臣雖有將心王法所不赦況凶謀秘計既已著見者乎尹任往在丁酉年間黨附三凶欲害國母設若其計得售則未有母慶子全之理也 仁宗大

王孝友出天兄弟之間少無間隙而任倡爲不道之
言使上下不安及至賓天之後自生疑懼陰結大臣
以畜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辜雖曰先后至親勢不
可容貸柳灌顧命大臣當危疑之際不思協力輔導
曲從尹任之言使 殿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與首
相語曰當立何人欲自取禀 中宗大王嫡子唯
殿下一人而 仁宗大王遺教亦曰有慶原大君可
付後事灌欲更禀何人欲更取何人也柳仁淑連姻
任家締結已久 殿下即位之日招潛邸師傅問
殿下之賢否設若不賢欲將何爲李彥迪入侍經筵

而退見仁淑言　殿下之英明特異則仁淑默然不
答不恍之色見於面目平居對人指　殿下發口不
可道之言謂上有眼疾畧無忌憚罪惡亦大得保首
領亦已足矣嗣服之日一二下官李霖承受此人等
指揮欲生殺之權不欲歸於　慈殿公然唱說此亦
凶計之一端也伏覩明錄三人之罪曉喻中外以快
物情不勝幸甚自七月以後太白晝見無日無之陰
虹抱日霾霖不止罕見天日此皆陰盛陽微君弱臣
強之象自議事之後天始開霽則人心難誣而天象
之不可掩明矣權機不顧近年災變之極及以一日

之兩爲罪三人之應臣竊惑焉且白仁傑等不知國
事徒以察旨不正爲言罪固有之然此特愚妄之發
不必深治況臺諫以言事見罷恐爲聖德之累也自
四十年來紀綱頹毁名分倒置朝廷之間陵上之風
滋蔓成習其流之弊至於臣子而議君父郎舍而侮
上官學者而議師長吏胥而議官員今當去奸之時
無一人倡明大義反以啓達爲誤至於同議宰相亦
欲營救獨免怨謗此臣之所未曉也臣竊恐危亡之
禍在於朝夕而不能救也臣雖在疾痛之中聞此凶
謀以 先朝舊臣義當馳啓而淹待察旨之下則臣

之罪亦大矣請罷臣職以懲人臣坐食君祿顛而不
扶之罪 宗社幸甚 幽憤錄
二十八日戊午 大王大妃 大殿同御忠順堂命
招時原任大臣卿宰洪彥弼尹仁鏡李芑李彥迪兵
判權撥吏判林百齡戶判閔齊仁刑判丁玉亨申光
漢尹漑尹思翼大憲許磁大諫羅世纘宋麟壽記事
官安名世注書柳景深入侍 燃藜述 酷究錄
上下順朋疏曰 宗社大賊卿等何申救之甚也令
試見此疏 酷究錄
仁鏡曰順朋疏以爲灌與小臣相語在 嗣服之日

實非此日六月晦日臣與林百齡宋祺壽以藥房提調會坐于忠順堂近地灌自外無端入來曰稟 宗社大計何如臣曰大君在何稟之有今雖稟之必無他計 主上病革脫有亂命我等以 中宗舊臣其可從乎灌唯唯而退 上仝

大王大妃曰灌之欲稟有異心也承此人之指倡言毋使政歸 慈殿者誰也 上仝

磁曰前日會賓廳時臣出休廳下李霖曰不知政歸何 殿臣曰既有故事 大王大妃在何問爲霖曰政權不可歸於女主臣曰汝不思之甚也其將何歸

霖曰何言之輕也臣曰汝雖輕我〻不知乃所言霖
曰大臣之意亦且不然臣以此言欲顯劾而恐人心
驚起只論遞政書今觀順朋疏陳臣實死罪 上仝
擬以被順朋之論乃徑退而出猶言灌等之冤 燃藜
述

大王大妃曰罪灌等以謀危 宗社大臣皆曰過重
予不敢知大臣初言三人懷不自安然則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苟無所不至則豈不爲謀危之計此事雖
不敢明言內間有謗書相通而見露者 酷寃録
彥弼等請聞之 大王大妃曰其謗簡云近觀國事

人心漸至殊常吾則坐待死日判書亦閔其如此欲
移大位於公反之處協力者寡未之能爾前日所教
之事勢所難爲頃日所達之事請速爲之如是遅留
則終致曖昧而死者不知其幾人也前日章元老時
並章元衡則人心之分岐必不至如此矣大槩如是
爾酷冤錄○謗簡事下教見原編一公反處下有已通於政丞云云與此少異未知吉意之如何抑傳本之脫漏歟
彥濔等曰判書何人教事何事　大王大妃曰所謂
判書不知爲誰教事亦不知何事觀書不覺寒心第
恐蔓延不敢明言之耳然陰結爲外謀危宗社故不

得已言諸大臣卿等反以爲罪之不明同然咎我何
也大抵事有輕重 宗社爲重大臣爲輕苟關 宗
社雖大臣豈可不罪灌等情狀如此而徒以鎭定人
心爲言不念國家之重予所以恃朝廷之意安在賞
罰不可不明令此三人明示王法以除國賊順朋等
錄功論賞以定人心可也 上仝
仁鏡曰朝廷非敢營救欲於新政務從寬典以稱
聖德 上仝
磁曰大臣之救寧有一毫私心自 上每有迫切之
敎外間不知而疑之今若是快定則更有何疑 上仝

彥迪曰 大行大漸時 王大妃賛成遺教且 主
上於 王大妃有母子之道若或有未安之事則恐
累 聖德繼以垂涕曰好生惡殺人主之美成命一
下不敢更請伏願斟酌罷之 燃藜述
大王大妃曰 王大妃宮中有無知下人以予為薄待
多發觸上之言無所不至予意何極近者大事至此
而予猶不能分明盡白也且欲定往罪恐王大妃有
所不安故予親往諭以宗社大計又陳其無知下人
之事令加禁制則王大妃即欲放出其人予以為此
等人無異禽獸固不足責故止之今見順朋踈灌等

之罪極矣朝廷何以曰不知乎如此危疑之際順朋
為國忘身眞節義之臣也、酷寃録
彥弼曰請斟酌處之以示好生之德 大王大妃曰
幼冲在位此正危疑之機 睿宗朝南怡謀逆雖
國喪親鞫至用烙刑是計國事輕重而好生之德予
豈不念哉今者是非不定人心疑懼不可不分明處
之 上仝
磁曰臣初聞任等有不自安之心而 上亦以此憂
惧臣意以為可除任等以安 上意即議于百齡百
齡亦諭齊仁而其時但聞自 上憂惧而已及承謀

危之教臣與百齡尚且不知況他人乎若知之則其
誰敢救令則旣聞内人不道之事且見順朋之跡若
以此快定其罪則中外豈有異議上仝
百齡曰今者曆數已歸於 殿下爲臣子者固當盡
節不可挾前心而此三人自懷疑惧反有患失之心
其漸將無所不至上仝
大王大妃曰此三人當革心無異心猶且締結内外
至云移他公反處是欲謀危宗社也朝廷非不知之
而不啓故不得已下密旨矣今見順朋疏此其虚語
耶灌以 中宗舊臣知正統所歸而敢欲稟嗣此無

異心而然乎仁淑不欲使政歸於予必有其意此非
謀危而何大抵治小人有如斷蛇他日若復起扇亂
則 宗社之危亡立至矣灌之欲稟嗣領相知之霖
之所言磁光漢聞之仁淑不悅之色彥迪見之此等
已著之罪其可赦之乎當初灌請毋爲特旨與封還
内降等事是皆有異心而欲使政權在下人主孤立
也上仝
思翼曰順朋之言是則罪此三人不然則可罪順朋
此非難事也上仝
仁鏡曰思翼之言大誤磁亦曰大誤 大王大妃曰

此非所以議之也御等其退去予當決之 上仝
乃命禁府賜任濯仁淑死安置霽于義州遞撥兵曹
判書 上仝 燃蔡述云自内傳于禁府賜三人死
教曰皇天降割大禍荐臻國家多難群情未定予以
妙質初受丕基凡在臣僚宜協心力各盡職而無貳
庶保邦於未危尹任包藏禍心久稔凶計始唱東宮
孤單之說起起士林中結丁酉三凶之流謀害國母
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說眩亂人聽搆成虞起
至于今日内自不安曲為保全之計締結執權之臣
謀危宗社情迹發露柳灌素與尹任更相交密當

大行大漸之時正統自有所歸而灌曰稟定當立及
孤嗣服之後聽政自有舊規而灌曰　母后不可臨
朝柳仁淑連婚尹任助成陰謀內蓄患失之心以孤
之立為不利於己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為有
疾人或說予賢明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懷異心謀濟
已欲罪關宗社在法罔赦固當依律定罪第以　先
朝舊臣深加不忍之心茲將三人只令賜死既定去
奸之典宜推赦過之恩於戲臣無將心罪固莫贖邦
有常刑予豈得已酷究錄○丁酉事獄案中以為不足憑信遂說以為不可追論當考互
柳灌行到溫陽柳仁淑到振威二十九日並受後命

別行低一字
以樂園漫筆

尹任到忠州三十日受後命

八月院相李彥迪以密封單子入啓曰醫員朴世擧來見臣言 仁廟大漸日手書小紙使興義觀之曰解見否興義曰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來 仁宗傳教醫員亦參聽云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必尹任父子之所為至為駭愕臺官請鞫內官金承寶李承豪承寶不服死承豪杖訊後還發配所（○朝野記聞 承豪 仁宗時承傳色）按燃藜述晦齋此啓在賜死之後錄勳之前而所證者朴世擧也又按僉載 仁宗成服後兩司啓曰 大行王大漸時醫官朴世擧等出去致有無

竄之憾請痛治云云據此則出去之世舉何能於此
事叅聽乎且此 傳教之從中不下何等重犯而初
不槩及於南門之鞫追律之旨何也至於起人以必
其所為尤非據實之言也此段所錄見於荷谷野言
楓巖輯話而記聞亦引之無或諸書之誤錄歟苟非
然者以此時而發此啓者誠亦恠矣 (樂園漫筆)
傳曰仁鏡以首相不能鎮定予以為不稱其職今聞
沮灌稟嗣之計其功不細首議宰臣與仁鏡等依佐
理功臣錄勳 (酷寃錄)
二十九日己未 命以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為

一等功臣面對時入叅諸臣以職次第之其餘承旨
傳命內官及他有功者並錄之 上仝
九月初一日辛酉李芑林百齡許磁啓曰禮書叅議
尹元衡淸原尉韓景祿當初多有功勞林九齡寶城
副守萬年尹敦仁 元衡堂叔 崔彦浩亦可錄 答曰內需
寺別坐尹參有功其亦並錄三等 上仝
初一日錄推誠衛社協贊弘濟保翼功臣鄭順朋等
二十九人後改定難功臣 燃藜述
敎曰昊天不弔邦國無祿 中宗大王禮陟未幾
仁宗大王又棄臣民予以冲眇嗣守丕基同未在位

罔知攸濟群情未定國勢危疑尹任本以凶慝之資久憑城社之勢始結三凶圖戕　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熒惑群聽積成凶釁至于今日恒懷不安之心曲為自保之計締結權臣欲行胸臆謀危宗社情迹發露柳灌柳仁淑與尹任或相交密或相連姻迭為輔車之勢灌則當　先王大漸之時欲稟後嗣又謂　母后不宜聽政仁淑則以予之立為不利於己厭聞賢明之語指予為有疾其陰蓄異志密謀秘計無所不至　宗社之危迫在朝夕惟爾不貳心之臣能炳幾決疑同心合謀先事而圖克清大

慈使將危國祚復置於安予嘉乃功爰舉賞典酷究
錄
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推誠衛社協贊弘濟保翼
功臣一等 上仝
洪彥弼尹仁鏡李彥迪權橃丁玉亨申光漢尹溉閔
齊仁金光準推誠衛社弘濟保翼功臣二等 上仝
宋麒壽都承旨韓景祿尹元衡崔演承旨兼提學宋世珩承旨
李文楗承旨鄭源承旨李潤慶承旨萬年林九齡尹敦仁崔
彥浩尹參安齡注書趙璞史官朴漢宗內官推誠衛社保翼
功臣三等 上仝

權橃李文楗鄭源安諬後以連逞見削上仝○其餘追削人見下
順朋以權忠定論議不同請削勳從之順朋因請忠
定及文元皆處以死 文定堅排而不從冲齋集文元晦齋謚
鄭礥順朋之子寶城副守萬年順朋之壻林九齡百齡之弟崔彥浩
庶孽尹敦仁等並除職錄勳礥出繼百朋及礥忝勳百
朋亦陞秩礥最凶邪順朋與芑等謀議時礥著廢人
服色奔走宰相家贊成其事九齡凶巧特甚當兩司
中學一會先入廳下竊聽說話傳通于芑元衡輩或
言此士禍安世遇寶城守輩所構成云燃藜述○安世遇見下
百齡與元衡自十年前相往來日夜密議至是發焉

時安世遇下見申秀涇尹敦仁崔彦浩寶城鄭礩姦細
賊考人視之如腐雛皆乘時自恣以誣陷士流殺戮
報復為事人皆側目而已 上仝

初駙馬申檥之父秀涇與元老同聞兩宮 仁宗初
喪大臣欲囚於刑曹未果至是以內通得叅衛社功
臣 上仝

乙巳錄勳之日大提學當製教書而申光漢把筆呻
吟仍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未
能構思令公須速製進使無窘急之患演遂代製光
漢平生以歇後得名而處事如此 燃藜述

九月初一日辛酉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密啓曰有關國家事欲啓達故來詣　傳曰書啓明胤以一封書出諸囊中着署封進下政院〻相李彥迪兵房承旨宋世珩檢閱安名世注書安翰與承傳色入房辟人折見之書曰朝廷爲　宗社大計已定三人之罪但任之所爲凶謀者必有其人騰播已久而至今未聞處置之事臣未知何故也桂林君瑠任之姪任所倚以爲凶謀者瑠必與知旣知其情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貸而朝廷尚未有問必以爲罪魁已除此不足處置而不論也然事已彰著瑠之思所以自脫

之計必無所不至而不逞之徒藉此為不軌者其勢必然若處之於既發之後則必更煩聖慮伏願議諸大臣速為善處鳳城君岏臣之妻切親（明胤娶洪景舟女岏即洪之外孫）年尚稚弱必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君之中或有稱美者當國家危疑之時貪功樂禍之輩藉此為亂階者亦未保其必無也宜並處置臣世受國恩日夜為國長慮以閔齊仁（時為大司憲）常有憂國之心又在言地故去八月初往見其家以尹元老獨被交搆之罪為偏一（元老時竄外）開陳所懷適城門將閉遽還未幾二三大臣以尹任凶謀啓達而未及

臣所慮之事群下之疑尚未盡釋晝思夜度不揆職
在外官敢此来啓 酷寃錄 傳曰爲國計之真忠臣也
燃藜述
傳于政院曰瑠多家舍莫適所在分遣義禁府郎官
宣傳官内官多方搜捕無致逃逸鳳城君年幼非所
知勿問 酷寃錄
宣傳官等往搜瑠家瑠已逃矣 上仝○瑠逃因妻兄鄭滋勸避也詳瑠傳
命召領府事洪彦弼領議政尹仁鏡右議政李芑左
賛成李彦迪右叅賛申光漢大司憲許磁吏曹判書
林百齡兵曹判書閔齊仁禮曹判書尹溉漢城判尹

尹思翼刑曺判書丁玉亨户曺判書沈連源工曺判
書愼居寬大司諫羅世纉 上仝
敎曰瑠之涉於奸謀自上非不知也第以宗室至親
旣除賊魁其謀自殄故姑置之矣今有言者須極力
措置期於必捕高陽高嶺寺瑠平日托占顧刹常所
往來此甚可疑劃令搜捕 上仝
彦弼等啓曰瑠子延陽正諟金陽守詗坡林君珊瑠兄
之子陽川正誠全城正璃瑠弟之婢皆已捕來當鞫問
而賓廳近殯殿請鞫於慶會門外 上仝
遂設鞫於慶會南門瑠已亾命拿命至家空還令中

外急捕逮囚至數十人推官嚴飭羅卒一作慈殿下旨重
其杖訊故被訊者無不經殞燃藜述
教曰所鞫之人隨至隨問彥弼等啓曰諸拿來人皆
曰不知或云去月二十日後見任敗即逃是必自知
其罪逃之久矣外方可疑處令方遣人分捕城中亦
令窮搜酷究錄
教曰其拿瑠及鄭惟沉瑠後妻父仁宗淑儀鄭氏亦其女也兩家闕
内問安婢間近來書簡往復處且都城分軍警守以
備中夜毋致潛越即遣都事宣傳官等往搜府院君
尹汝弼任父家又令宣傳官等率軍一百五十人人持

一炬分守城上招瑠之親黨都正尹汝諧正郎鄭滋

註書李德應著作崔弘渡瑠壻同等跟尋瑠去處以告

上仝

初二日壬戌推官洪彥弼尹仁鏡李芑李彥迪申光漢沈

連源慎居寬許磁羅世纘左承旨宋世珩等會慶會

南門外問瑠奴富一供去七月二十六日瑠與子延

陽正於楊花渡乘船到黃海道白川南面吾里浦下

陸率偕奴及奴無應松問平安道奴與延陽正由陸

路還来杖三十言向海州鄭惟沉家 上仝

瑠婢頓一供前則果以問安出入闕内自八月代以

鄭惟沉婢矣 上仝
杖永非九度供去八月二十九日鄭惟沉及瑠妻同
坐一處同封諺書各一通進傳于一淑儀 上仝
初三日癸亥杖瑠奴元石二十三度供八月二十四
五日聞瑠與妻俱到鄭惟沉家二十九日乘船到白
川仍向海州神光寺上庵以為隱避之謀 諭黃海
道觀察使權應挺令發軍搜捕同日並擧 上仝
瑠奴永守供去八月二十五日瑠聞辛相詰闕馳到
任家任不出見只與德應相語而還今月初一日朝
方食時見正郎鄭滋潛通之書擲匙起立出自後門

到楊花渡乘船而去奴順丁泣送江邊上仝

初五日乙丑枚前內需寺別坐李鶴齡瑠異姓五寸叔十七度供去八月初十日與李文瑚一時往見瑠于避寓家言尹元老以為三寸尹任欲立我為王此甚可悶我在此則必死云上仝

前注書李德應供臣與妻父任別居八月二十二日在政院聞女病出去瑠来曰欲謁叔而叔不出見聞今日宰相詣闕不審何事臣答曰必是朝廷大事瑠有惧色而去上仝

初六日丙寅進士安世遇詣政院告曰任與瑠畫為

不執文通傳簡之婢毛獐今匿于臣母避寓家若問此人情狀可知任妾玉梅香從伊及官奴連伊毛獐夫連同等亦可問酷寃錄○燃藜述云世遇教誘尹任婢毛獐使爲證左遂詣闕上變

傳曰從伊本孝惠公主婢解文見幸必知其情可問

上仝

世遇供臣與任前妻六寸異姓親任婢毛獐臣母家婢袁德之族任被罪後毛獐來臣母家言仁宗昇遐後灌通書則官奴連伊大內通書則婢乃出納且任恐其妾玉梅香洩其凶謀常閉一室竄謫之日坐于彰義門外圃幕與其子與義壻德應謀曰玉梅香如不率

去吾計必露急遣馱来且任平日以不得去李芭林
百齡黃憲崔輔漢常懐痛憤其陰謀秘計鄭淑儀婢
内隱難知之 上仝
毛𡣘供任常與興仁興義德應同坐避人説話及被
竄於中路遲留不發將送馬卒妾而去聞賜死而止
杖六十乃供言諸世遇者皆是前者傳簡 大内時
不謹見失故每令黃頓一之婢傳之頓一乃朴元宗
妾之養女而入侍于 仁宗者也其他則奴連伊及
掌苑署奴戍蕃知之 上仝
内隱難供去六月 大行王未寧時任婢毛𡣘持簡

而来稱任女問安之簡婢即傳于淑儀前〻月初毛
犻又以小袱包簡持來即傳付黃順一 上仝
彥弼等啓曰順一若可出者則請出而問之 上仝
傳曰當自內問之未幾自內書下順一供辭曰毛犻
持任簡 大行王未寧時三度昇遐後三四度或裹
以紙或包以袱俾女達于 王大妃 上仝
玉梅香供任通簡大內時與興義德應辟人密坐或
自寫或令從伊及子弟寫之使司僕家婢條適傳通
杖三度供去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家任坐庭中語瑤
曰 主上幼冲且有眼疾常圍甲帳而坐不欲人見

今子之子恐李字

一眼有疾尚不可為君況兩眼俱有疾乎汝當立矣以單衣前幅掩目起步曰 主上之疾正如此云 上仝

從伊供七月初三日往謂興義曰大君年幼有眼疾欲立鳳城君興義曰大君既入闕何以為之父子恒處外方相與密議柳希閔来則即出見屏人與語灌通書則奴連伊婢石非等出納 上仝

成蕃供瑠常昏夜往来往家且令子 子字似誤 鶴齡文瑚潛通密謀我則不與焉杖三十不服 上仝

李德應供往常以大小尹之説慮有禍患交相戒之

不已杖四度供云　仁宗大漸時任出語臣曰　主
上病革大君嗣位元老得志則吾族赤矣古者有擇
賢而立之之言令諸王子中鳳城君賢明當立臣問
其計荅曰使鳳城君因問安入侍則可以畵之臣曰
推戴正統於理順矣及　主上嗣位任閑元老被竄
時悉已及成子澤之語因責臣曰吾門自此滅矣我
初聞汝正論乃至於此其正論今何如且擇賢而立
校理郭珣之言除去元老保養正統副提學羅淑之
論此語聞諸典籍李煇上仝
德應就拿之初使其弟文應求活於奸黨林百齡百

齡知德應輕躁怯弱可怵以威遂誑之曰若指尹任等為逆則非徒免禍亦且策勳文應本戇人以百齡誣罔之言盡言于德應遂信之巧飾誣服立鳳城之事 幽憤錄 東閣雜記合錄

李德應就拿承旨宋世珩叅鞫涕泣而言於德應曰汝盡告尹任之凶謀則可以生矣徒死無益德應畏死從其言誣告修撰李煇副學羅淑叅奉羅湜鄭希登朴光佑司諫郭珣正郎李中悅李文楗鄭郁李若海成遇等而煇與德應最親故煇及淑湜先被刑 上

仝

於里松(朴元宗妾乃黃衡一養母)供 令上即位後興義以不得
立鳳城君有嘆恨之色 上仝
倏適供八月間任使我傳簡于大內其後連二日傳
之 上仝
杖從伊九度供任常言桂林君鳳城君中立之則令
上可以出之且任淑通書任與興義見輒燒之 上仝
杖興義三十度供云 仁宗大漸時父任言鳳城君
若以問安入來即使傳位則孰能禦之且常言鳳城
開明可以立之所與謀者灌與仁淑也父又言郭珣
云擇賢而立何必立大君乎瑠亦謂臣曰鄭郁言

宗社重大擇立可也父又曰雖欲無立鳳城李芑爲
兵曹判書勢似難矣上仝○燃藜述云興義剛直酷受杖訊不亂辭色遂默而死據
此則默而死者豈有誣服乎獄案之虛罔尤可知也栗谷論此以爲奸究之僞造云詳見尹興義傳
李煇供臣常言大小尹之說不足置齒牙間羅湜聞
而非之去二月間臣往問於湜湜曰非者非之然後
是非定矣何以云不足置齒牙間耶臣以此言于李
德應訊杖二度供云臣嘗到郭珣家珣曰主上無
嗣大君立則大小尹之說何以處之臣答以不足論
則珣曰當擇賢而立寧有定乎上仝
副提學羅淑供李煇爲修撰時到臣家曰主上無

嗣人有危疑之心臣答曰 主上豈終無嗣雖或無
之 中宗嫡統大君存焉有何危疑也他無所言 上
仝
李鶴齡成蕃杖三十不服 上仝
初七日丁卯彥弼等請出黃碩一鞫之 答曰今若
窮問恐終至於難處不必出而鞫之 上仝
羅湜供煇到臣家言及大小尹之說煇曰此言不足
置齒牙間臣答曰非者非之然後是非定矣大君年
幼 主上聖明必無相間之理然元老多言兄弟間
恐致相爭朝廷何不治此人乎 上仝

德應供任之凶謀在　仁宗大漸時令鳳城君入侍脫有不諱仍即位乃其計也至如灌等同謀之狀則胥在五六年間任胥言灌躁毒人得志必欲刃切我身臣問何嫌任曰有一宗親向與德豐君夫人（任同生妹）因訟搆嫌灌時為掌令聽此宗親之言欲論夫人失節（德豐死後有稱書司鑰者親近出入以致謗云）而衆議以國母至親止而不啓以我知其事故常見我必作色以此不相得及東宮失火灌以為此災之作起元老所為對李霖泣而言之故其時元老到任家謂曰霖之疏言炎炎之火既熾後告（此弘文館疏也而誤指霖疏霖疏語見上）此灌陰囑霖指我

所為也其後灌為平安監司朝廷文章請留而 中
宗竟不從之灌頗有憾恨之意任再三徃慰灌曰東
宮仁聖復有何事若朝廷有事我當為東宮死之任
嗟嘆其賢曰真義士也灌自監司入為政丞任數從
交密其後灌為軍器寺提調元老為僉正灌於殿最
將黜之尹汝弼亦以提調止之曰我與之有嫌黜之
不可灌攘臂不聽强而後止任聞之曰灌真剛者何
不計後患及寘元老又聞灌倡先賛之曰是誠何人
也是誠何人也當此時何以加手於此人又曰灌剛
直大臣又權重而自 上凡事皆議決於大臣吾門

可保五六年無事其間往来通言者成蕃其人也至
於仁淑任素不相識仁淑欲與任三寸姪全城正為
婚全城不肯任勸成之自是相親密仁淑若来則携
入寢房相語殷勤向時鄭順朋啓大小尹之說任將
竄而得免仁淑到任家曰頃有飛語謂我與甫將有
廢后之謀及大小尹之說始啓之日自 上命取許
埛推案而来吾以為必死心膽落矣適諫官言此乃
三凶構陥之說不足憑信而止吾心始安矣任曰今
則無事乎仁淑曰更有何事 仁宗即位後任嘗書
啓曰仁淑大剛正可以擢用其後為二相臣不知其

果以任言致此否也及寧元老始欲置諸重典而終
止於竄仁淑與權撥言曰此人當於政府中撲殺何
至此必〻耶任聞之曰真丈夫也其間通簡仁淑子
希閔傳之希閔來則任遽麾臣與興義等曰汝等在
此必難盡言如是者數矣臣既陷於逆黨分死而已臣
死何関而必假飾辭說以求活耶白日照臣之口有
聞必達不敢欺誣 仁宗昇遐後希閔乘昏而來任
曰汝等少避仍與之語臣竊聽希閔曰又欲呈辭臣
聽語勢仁淑與任相為交密而 仁宗既已 賓天
若無所依而云然任曰此時令公辭職則萬事尾裂

須用肉汁力疾強仕希閔曰已勸肉汁矣任曰經筵
始自何日希閔曰經筵節目將議啓任曰寧黜元老
誰力主之希閔曰又云長者異於人左相灌極力為
之尹旣遲回趑惧將有物論云任又問嗣王何如希
閔曰不知也但吾兄希顔以繕工監門官負因補添
御榻親見　主上專不開眼云臣觀其意以為有眼
疾而然也至於謗簡相通之事則臣於謗字粗解而
不熟故未嘗親見窃以所聞白之自　上經疫之後
王大妃送簡云大君一眼則專不見一眼則亦高云
而其後頓無其言任以為必快差矣不然何以不得

更聞乎及　上自潛邸入闕之日與仁之嬪觀光而
來曰大君專不舉眼道路疑之曰經疫之後無乃有
眼疾乎任曰若然則不可說　大行王知其如此而
傳位則是爲不明及嗣位之日臣以注書入侍竊聞
眼疾之說私竊疑之觀殯殿傳寶之時進止舉動極
爲雍容目睛分明臣不勝欣慶退來院中謂檢閱趙
璞曰嗣王舉止雍容盡矣至矣任羆歸家任亦歸自
賀班問臣曰新王何如臣曰動止中節從容不迫一
切禮貌雖自内教之若天性不然年方幼少何能至
此任曰向聞有疾汝見之乎臣曰敬謹之地雖不能

屬目以視其大槩則有何不見眼若有疾傳寶起拜之際何能中節若此傳之者誤也任曰汝素透闇何能知見元老竄逐時多聞言故宮中亦不通簡前則使婢毛獜傳簡宮中無不識面書簡恐見奪於人故使元宗妾養女黃頓一之婢條適通簡〻中大槩言今上數覲於　王大妃乎其氣質如何前有眼疾云今則快差乎細知之乎　王大妃荅云經疫未久忌諱雜人故時未得見不知眼疾何如也傳聞降陟崇階不待人扶無眼病明矣以此相通問焉臣初入經筵退與奉教王希傑在政院相與語曰　仁宗善讀

書嗣王音韵亦明朗不錯一字既失聖君若不遇如此之主則士君子豈不缺望若善輔養則不日成就矣仕罷還家任問曰　主上何如臣曰讀書分明氣質雍容又問眼疾臣厲聲荅曰我既詳見如何更問觀任之心術則欲為自全之計若　主上有疾不能揔萬機則可保其身矣任又與韓淑雖相交厚常云如淑之歇那後的（方言歇後之意）何能為事且任以武夫素無知識只欲保其身竄謫之日亦欲逃走出在彰義門外臣與興義追言曰汝若逃逸囚汝老父杖及吾輩汝何不思死生有命順而受之　天恩猶可冀也

不然禍不可測任曰吾亦非不知畏死欲生之心切
矣聞汝等之言而觧也遂還来若無臣與興義之言
則任之為人無所不至矣 上仝
杖興義鶴齡成蕃玉梅香各三十不服鶴齡死 上仝
初八日戊辰 傳曰任之謀逆事狀尚未盡服任為
大事豈獨灌與仁淑哉必有他人與焉瑠之族親雖不
叅謀豈無所聞並可更問羅淑羅湜李煇大槩雖服
更問所以言之之意 上仝
德應供通任簡於柳灌者成蕃也然其凶謀成蕃既
知之至於灌仁淑密謀相通韓淑雖自少相善然淑

聞林百齡之言無言於任曰大小尹之間須相善處
云且任常言自丁酉三凶之敗即有大小尹之說而
其所與謀議者只仁淑而已如灌則雖相交厚而無
往来之時韓淑時或来言朝廷之事然常言淑性不
剛言亦引而不盡此非可信人也任之凶謀臣之前
供已盡都在　仁宗大漸之日矣去六月二十六日
臣在家聞　上病革以内廐馬祈　命驚惶馳到仍
直宿于院翌日初昏任自尚衣院仕罷入内侍藥連
日不出而二十七日與義亦自梵窟寺入京與興仁
偕到差備門問安臣亦令陪使令頻問于内官夜午

未報云有喜語臣卽起就差俻門內興仁等在處則
內官李承豪言吾則不入矣人言病勢差歇云俄而
任自內出坐內院招臣與興義而問曰　上體病勢
於汝所見何如臣曰吾以史官從大臣入見則極爲
瘦憊眼睛亦變任曰有生道乎臣曰病雖如此春秋
尚盛豈無生道乎任曰於吾所見頓無生道仍嗟嘆
曰吾門赤矣臣答曰年少　主上尚且如此吾之死
生禍福何可盡計任曰雖然死豈不惜抑此時無有
可爲之事乎臣曰有何所爲任曰擇賢而立古有其
語此不可爲乎郭珣亦曰大君賢明則以正推戴可

也不然　主上可視諸弟中擇可而立之云此可為
也吾不知某王子為可但聞鳳城爲賢臣與興義不
勝贇恐興義曰父何為出此言任曰汝之透也汝勿
為透濶臣曰理順推戴可也　宗社大事豈可自吾
門出耶任曰　上疾如此使鳳城入侍仍欲傳位勢
不可為乎臣答曰人心聚於正雖欲如此朝廷孰從
之何發赤族之言乎凡事以正則天亦有知死無所
恨任曰汝等言果是事若不成不無促禍之理不得
已以正為之當此危慮之際諸王子亦多傳位大君
之事不可不早處但　主上若聞傳位之言則不無

待上氣少蘊
稟之可也其
後內官出言
中殿

動心何可忍言此意預告于　中殿稟　宗社大計
上命傳位于大君云及　大行王昇遐後　大王大
妃遣內官勸粥於任及汝卿任意稍解曰我侍病入
內必以我為國（似是圖字）為不測而終無異意傳位于
主上是必感喜而然也心甚自安及元老竄時言我
之得罪任與成子澤為之當此　主少國疑之時任
必謀亂若誅此人吾雖死何恨及賢良科復職豈上
所知必任欲得人心而為此舉也任聞而懼之曰此
豈我得人心之時哉吾得人心矣用焉此必殺我之
其死矣仍謂臣及與義曰汝等之正論也以正論而

徒死有何益哉興義曰父於此時何爲此言任曰自
上果有眼疾終不能諦若然何能捴攬萬機朝廷將
必廢之欲通灌與仁淑而預畜之何如臣等曰安知
灌與仁淑以父爲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任既
失機會下手無地但伺察眼疾欲其不幸其與通簡
者黃頊一也及聞眼疾之爲虛任膽落曰此乃天亡
之秋也悔其謀之不成常懷不自安之心所與共謀
者灌仁淑而已且成子澤本反側邪人興義請書香
林寺子澤亦在其寺仍與相知元老無狀之言反覆
傳說興義不信其人未嘗尋訪來或諦之臣則爲同

年後始與相識而其所言則與義知之杖三十乃言
李霖亦交二柳而權撥亦未見任 上仝
杖興義文瑚玉梅香從伊各三十與前供無異 上仝
煇供 中宗大王昇遐時臣為弘文館博士得病月
餘吏曹正郎李中悅到臣家言頃者大小尹之說紛
紜今不可復論臣曰汝言是也以尹元衡為嘉善元
老為階梯之職何妨然則庶可慰 慈殿之心厥後
其言傳播羅湜聞之到鄭彥慤家以臣言為非臣欲
見湜往其家湜適出仍見羅淑問曰聞湜以我言為
非吾之此言果非乎淑曰兄所言則不知矣但非者

非之〻言是也如此然後兩間措與 仁宗 主上和平矣其
後又往郭珣家言及此論仍問曰吾之此論或有非
之者此果非乎 主上若無後嗣後嗣當歸於正派
元老等雖有所失不可治之珣答曰我意則不然後
事不可預議當徐觀而爲之後嗣烏有一定之地乎
其後又見李德應德應責臣曰汝言小尹不可治罪
而反欲推崇乎臣答曰我論甚非乎頃見郭珣〻曰
主上後嗣烏有一定之地乎仍戒之曰此言一出必
有赤族之禍愼勿出口吾今告汝者汝非他人乃任
之壻故敢言之他日汝必思吾言我每戒汝〻反非

我何哉羅淑言先治元老後得保兩間此言雖是於
我心亦有所未知焉汝之言亦非公論更勿復言臣
之此意承旨宋世珩亦知之 上仝
彥弼等以煇等之供啓曰歷抵友家所言如此而不
輸其所言之意所當刑訊但煇欲實其言舉世珩證
之世珩欲避避請令勿避 上仝
答曰自 中宗朝已令勿復言大小尹之說而煇等
三人言之不止必有其意可刑訊煇之引世珩欲實
其言勿避 上仝
初九日己巳 傳曰任只與灌仁淑謀逆乎兩司亦

有通謀者乎並詰於德應上仝
中學罷出之時朴光佑鄭希登或向昭格洞或向藏
義洞乃柳灌尹任所居之洞也其時為元衡耳目者
布列街路指光佑希登浅其言于灌任光佑等實非
往見灌任也偵伺之輩見其馬首所向搆以成罪燃
藜述
時權奸各使子弟變服覘視臺諫去處鄭希登往見
臺叔鄭源家鄭彌望見希登向昭格洞路以為詣柳
灌奔告其父上仝
芑磁啓曰两司罷中學一會後司諫朴光佑掌令鄭

希登直往柳灌家云臣等既有所聞而 上亦有問

故敢啓 答曰必有其意可拿問 此下並酷究錄

杖德應九度供廢立之謀灌通於宰令鄭希登與義

諭諸正言李煇 上仝

德應招先佑希登自中學一會直往柳灌家故並受

杖先佑痛哭曰有是哉寃痛希登長吁德應曰與我

有嫌孰不知之往見族叔承吉鄭源非往柳灌家云

上仝

鄭希登供中學會罷非往灌家乃往五寸叔鄭源家

灌則素不相識未有交通謀議之事 上仝

朴先佑供臣素不識灌聞郭珣將下鄉自中學往見
珣〻家在灌隣人必誤傳杖訊六十不服 上仝
吏曹正郎李中悅來啓曰前年十一月臣聞焯病往
見焯曰 新王即位何事為急臣曰為善最急焯曰
近者多有大小尹之說此何如也臣曰如此之言〻
之未便以元衡為嘉善元老為敦寧都正上曰 慈
殿下決嫌疑豈不好哉今於小尹之輩略有未便則
善政雖多無足觀矣焯曰汝言至當又曰尹任更不
可顯叙乎臣曰自 先朝所失多矣豈可更為顯職
焯默然後一日焯來言前聞汝言甚可於心故乃言

於人人或答我者曰年少輩何爲如此爲且之論乎
臣曰其答之者誰煇不答强問曰羅湜兄弟也臣避
寓路傍家聞大君患瘧甚苦後數日煇又來臣以所
聞言曰 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
懷抱甚惡汝亦有所聞乎煇良久答曰厥終之事何
以知之而汝爲如此論也臣曰是何言也更有他處
可仰乎煇不答作色而去其後數見之則煇曰受援
之事臣子何以敢議累有未便之意臣大怪其言之
有意曰果是臣子所不可言也但吾意如此故言之
爾煇曰今日無聊多發雜言遂辭去厥後臣見丁熿

曰煇誤入矣所論不正如此燿曰兄𠩄弟及古今通誼且有嫡統一人更有何議臣曰煇往〻言國事有驗此必與知内旨者相交也燿曰不善之人也更不可交云此乃 仁宗朝所言非當代之言臣但以煇為邪說而已今見奸人形迹已著此必與德應潜通不勝驚愕謹以前後所聞啓之上仝

初吏曹正郎李中悅與李煇交最親煇為德應所引中悅恐及禍即書煇前後觸犯之言入西門以啓冀以自免幽憤録

鄭滋供聞諸富一瑠稱部將之行向香山九月山云

傳曰滋以瑠之一家瑠之所為宜無不知其吏詰以
永守之招 上仝
滋供臣與瑠雖曰兄弟當初議昏時臣以年歲不相
當止之瑠聞此言常懐不愜之心對我言汝不以兄
弟遇我凡事略不論議臣為兵書佐郎時到瑠家瑠
設酌曰欲陳懐抱但汝迂闊不知時議仍言大小尹
之説汝知之乎答曰此何言也瑠曰人皆知此而汝
獨不知眞不知時議乃止不語瑠語尹任曰頃見滋
迂闊不識時議任曰滋之迂闊不可用胥已上達臣

聞此言心甚畏之不相數見寧有書簡潛通之事 上
仝
杖文瑚區一各三十不服文瑚死 上仝
拿忠州牧使鄭郁来郁供瑠乃臣之友安從坤妹夫
故少時暫知自出身後十餘年一不相從去正月初
三四日聞以進香到京偶一見之而其時 仁宗嗣
位擇立之說言之無理七月初十日又以即位陳賀
上京未久即還不得相見有何所言 上仝
杖羅淑六度供去三月煇到家言 主上與大君両
間有離間之勢且諸王子尚多恐正統歸他臣荅曰

正統自有所歸何爲發此言煇言然則小尹等爲顕
職何如臣曰元老多言不使近諸大君然後大君無
過而正統自然正矣 上仝
杖羅湜三十度供去三月間煇來說諸王子之多仍
譽鳳城君之賢臣不知其意荅以何發雜言煇卽出
歸他日又來曰小尹等爲顕職何如臣曰人皆非之
不須顕用 上仝
杖煇希登與義連伊各三十度與前供無異 上仝
彦弼等啓曰觀煇說與羅淑羅湜李中悅之言則煇
於中間以任之意反覆往來者也凡此凶謀皆此人

助成終當正典刑姑勿刑推 上仝
拿柳希閔來據德應等招問之供臣以任四寸孫女
夫尋常往來而其凶謀則不與知杖六十略不輸情
上仝
杖滋郁希登各三十度不服 上仝
初十日庚午 傳曰德應供稱子澤多發雜言而不
言其所言其更詳問以備憑問子澤 上仝
德應供子澤言於興義曰元老無狀上可以害 東
宮下可以害士林子澤之所以發此言者曾欲為
大君師傅而不得乃自起為元老所沮及欲依附尹

任為媒進之計上仝
杖煇德應郁希閔連伊各三十度與前招同上仝
杖滋三十度供去八月晦臣以 靖陵祠祭大祝出去九月初一日入来而瑠之逃在八月二十六日則其初一日通簡之言虛矣上仝
傳曰德應已服不須加刑滋之所供則然矣然初一日捕瑠之夕滋在家云其自陵可及来耶上仝
杖郁滋希閔連伊希登三十度猶不輸情上仝
杖煇三十度尚不服反覆詰問曰往来於羅淑羅湜李中悅之家言諸王子之多且譽鳳城之賢者非陰

慊二心乎非廣採人意乎聞人之言卽傳於李德膺
者非陰附尹任乎非助成逆謀乎煇乃服 上仝
十一日辛未 命禁府追轘任濯仁淑轘李煇李德
膺于軍器寺前梟首三日傳屍四方絞任子興仁興
義興禮金伊瑠子湜詷詡仁淑子希曾希顔希孟希
閔灌子光纘並籍沒家產妻妾幼子爲奴兄弟叔姪
依律緣坐 上仝
傳旨任自丁酉年締結金安老以輔翼 東宮爲名
欲廢 國母至引宋仁宗故事此凶謀之一也安老
伏辜任以東宮至親幸免而自此日畜危惧之心及

東宮失火倡言人火眩惑聽聞或造薄待東宮之言
或構必易樹子之語陰嗾臺諫侍從輩之於疏章此
凶謀之一也　中宗因具壽聃所啓始知有大小尹
之說欲究言根燼於言路而止任自恃城狐之勢即
諸閑辭職仍怨言曰定罪小臣則國事安跋扈之缺
畧無所忌此凶心之一也　仁廟即位任自負得志
陰結灌與仁淑以除去小尹然後得保大君之言播
諸士類托爲正論其意欲孤大君而諜移大統於瑠
此凶謀之一也　仁宗病革任假稱侍疾敢入　大
內　慈殿問安則壅之　慈殿欲見則拒之使兩宮

阻隔仍令灌為外應使之稟旨當立已為内應周旋
賛助欲使大位不歸正統此凶謀之一也灌方議稟
嗣為仁鏡所沮而不遂任招與義徳應於内班院相
與密議欲令岏承 命入侍遂當傳位以子壻論議
不一且慮人心不從事出蒼黃亦不克濟此凶謀之
一也逮 上入承之後益自疑惧通議灌等欲使
王大妃攝政謀為後日廢立之地亦見沮於二三大
臣未售其計此凶謀之一也乃構成 上有眼疾之
語或伺察於内或播騰於外以為難聽國政動搖人
心與仁淑等陰謀倡為擇賢之說使一時士林皆墜

術中幾成廢立之計與凶謀之一也 上仝
彥弼等啓曰成蕃烙刑訊不服鄭滋雖曰通簡月日
可疑鄭郁出於興義之招而興義已死瑠且不捕無
從憑詰希登光佑亦不服今若加刑必死請以時推
照律 上仝
荅曰成蕃與任同謀云可加刑希登不獨與光佑往
灌家德應之招亦言灌通於希登與非光佑比也加
等定罪於是杖流湜于昆陽安置希登于龍川郁于
昆陽滋于光陽徒淑于鐵原豊田驛光佑于鳳山洞
仙驛 酷寃錄 光佑希登皆繞出都門而卒 詳本傳

彥衡等啓曰臣等於面對之日不知任罪惡多有營
救今凶謀至此不勝惶惧 酷冤錄
荅曰任通簡于內多有慘酷之語 宗社岌岌殆
哉故不得已下密旨向若失此機會安得有今日朝
廷初不知此而然也勿辭 上仝
彥衡仁鏡芑啓曰黃頓一不可在闕內且因 上教
伏聞內間有怨為不道之語者請並出之鳳城君岏
出於逆賊之招非一再矣而前者 上教以為非其
所知欲為保全 上意至矣然為 宗社計不可在
都下 上仝

答曰黃頊一依啓且近来有識文士陷於術中者尚
多內人有何知識徒恃彼人威勢而然矣 梓宮在
殯而如此爲之尚且未安况侍衛之人乎予雖不罪
王大妃皆欲放出之鳳城年尚幼稚且任若言欲立
桂林則無敢附之者故姑爲是托言耳鳳城未嘗與
知而並罪之則非徒哀此無辜其於兄弟之情亦如
何哉不可寬也 上仝
業靖國妃宮女史之橫被誣引者六人即日驅出內
廷至施烙刑榹腦而殺之其意蓋欲言及國妃則將
以不測之禍加於國妃而六人嘔血到死無一言錯

亂 仁廟壼德之化下及婢隷嗚呼至哉 逐睡篇

仁廟方在殯而拷掠其外親血肉狼藉於闕庭 懿殿即王大妃被誣不能自白號天祈死至欲登高自殞聞者慘痛 壽春雜記

諺傳 文定日徵好餅五輿於 恭懿掘地埋之 恭懿至於斷髮市物其減削例進憂惱苦境不可勝言 梅山錄

彥衡等再三啓論 答曰兄弟之間至於如此古今大變今若罪之於情何如况若長當自知畏愼 酷究錄

大司憲許磁大司諫羅世纘亦論岏罪 上仝

答曰鳳城自在襁褓予保之養之視同己出何忍罪之昔萬章問於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立為天子放之有庳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以此觀之雖其所自為之事古之人猶且處之如此況兄弟之間明知其不與而猶復罪之予何忍耶且瑠繼桂城之祀瑠雖為逆桂城何罪以 成廟親子不可絕祀瑠之家產自桂城家來者其勿籍沒以利城君慣之子雲城正壽鐵代瑠繼祀 上仝

彦弼等回啓曰 上敎懇惻不勝感激 上仝
傳曰任等凶謀初不知至於此極故功臣之號只稱
保翼以今觀之上天陰騭 宗社默賛而然矣宜稱
以定難 上仝
許磁羅世纘啓曰賊任之父尹汝弼以八十得免緣
坐幸矣不可仍授其職請盡行追奪 答曰汝弼乃
章敬王后之父 仁宗之外舅况今年老其生於世
幾何只罷其職使不失靖國功臣之祿 上仝
十二日壬申尹仁鏡等率百官上箋于 兩殿以賀
誅討逆賊仍曉諭中外其敎曰天夭是椓禍今荐臻

國步斯艱亂靡有定方憂多亂之未堪奈此群慝之
交構尹任憑肘腋之親席冉蚧之寵托護東宮售謀
於汲引凶黨畜危 國母蓄念於覬覦壼闈猘梟捻
攫母之惡禦狗狃吠主之毒履霜至氷非一朝一夕
之故舐糠及米積生疑生偪之漸當 先王大漸之
時屬國祚危疑之際先惧元老之得志禍必及於赤族
欲托鳳城之問安事將迫於傳寶陰謀未逞奸計益
深凶邪締結而潛畜踪跡詭秘而莫測又與子壻而
密議顯稱賊瑠之當立謂予饒眸之有膜指謂萬機
之難治圖甲帳而深居觸說譸疾之㨾擧單衣而掩

目形容眼病之狀畫則共賛其陰謀夜以相傳其秘
簡加以飛牘於宮掖每擬置君於奕棋惡已至於射
天罪亦極於擢髮柳灌濫叨台座之尊威權震主陰
結戚畹之醜氣勢傾朝因念受遺之重寄反懷犯上
之逆心乘危病之邪伺謂稟後嗣之承統喉大位之
奸窺深厭　國母之臨朝直入御藥之所欲試異議
之鋒謀甚慘矣罪莫贖焉柳仁淑與賊任而連姻懷
二心而構亂指予有疾病厭聞賢明之語與彼為唇
齒敢發廢立之謀或相與秘議或交通陰書其惡已
熟其罪亦盈頃因端緒之發見薄示王法而賜死及

助一作造

今情迹之敗露盡依律文而斷獄瑠既犯滔天之罪又干匕命之誅知事迹之發覺雖以身逃據證左之明白即同獄成孥族罪人之斯得快示義殺而無赦李煇稟性憸邪行身諂佞黨附奸流包藏凶計試慮探其人意遂助成其陰謀李德應受凶人卵育之恩忘國家生成之化在家問計之時指劃陰謀之居多及予嗣位之日伺察眼疾之有無亂逆之謀終始同參是皆 宗社之大賊固宜神人之共憤茲將右人皆用重典正淩遲處死之律首從不分明族黨緣坐之法財產入官於戲凶儔逆黨之既前喜見 宗社

之再安舊染汚俗之維新嘉與臣民而同慶 上仝

兩司啓曰鳳城君岏累登凶口宜置大罪昨聞 上教丁寧引大舜待象之事以成 聖上友愛之道臣等不勝感激不敢援法更啓但既涉於大罪則不可諉之於無情而專釋之請開禁其家勿令出入又定軍守直以斷雜人之往来左議政成世昌外似踈宕内實不正與任仁淑素相交厚不合相位之論久而不泯請遞李文楗安馠俱以逆賊切族姻親初無寸功而尚在勲列請削 上仝

兩司又啓左議政成世昌直提學李若海舍人丁熿

佐郎盧守慎本職遞僉知韓淑正言李若氷承旨鄭
源前正李震奉教李爓罷職右賛成權撥承旨李文
楗鄭源注書安馠並削勲依啓 燃藜述
傳曰屹在王子年少而開明若指而言之則士林必
從其計故假托言之而其實則欲立瑠也無自己所
犯之事故不允成世昌事近來士習不正不顧 宗
社之危惟權奸是附啓意當矣 上仝
拿郭珣成子澤來珣供父死子繼兄亾弟及古今通
道 主上以嫡繼統愚夫愚婦孰不知之前年十月
間鄭順朋為大司憲時有 東宮若終無嗣大君當

立之言臣以爲至切之論豈復妄生邪意乃發擇賢之意乎尹任年老秩高武班之人本不相識與義亦不一見德應則臣爲臺諫德應爲注書只見面而已李煇則與臣老少不同職任亦異雖或見面交分至淺何敢發此邪說乎杖三十不服 上仝

杖子澤三十不服 上仝

十三日癸酉以誅討逆賊告 宗廟 上仝

訊子澤將杖之際供臣去壬寅年端午以展掃外祖尹珣外孫元老異姓六寸墳向交河元老亦到臣以爲祖上墓傍久遠陳地汝不當耕墾元老因此發怒到處毀臣之

歸興義家興義問曰汝以何故見怒於元老乎仍曰其人何如臣答曰如我切親公然謗毁則其誰不害如此之人上可以害 東宮下可以害士林臣造為此言者欲陷元老計也乃命杖流務安縣 上仝

杖珣成蕃各六十不服成蕃死 上仝

時李彥迪為推官郭珣被刑仰見嘆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 彥迪字 手乎彥迪後悔稍與權奸立異 石潭日記

郭珣一供之外閉口不言獄卒問故答曰吾雖有言其得生乎 長貧胡撰

初德應以成蕃為證成蕃邀然不服至於親問之際德應啓曰何敢餙辭以欺 殿下乎成蕃曰汝出入侍從吾嘗以為可用之人今所行如此可惡之甚也且何以見尹任於地下乎刑訊嚴酷至於烙刑竟不屈而死 幽憤錄

李承豪 仁宗眼前使喚承傳色 仁廟未發引杖下殞沒丁卯伸雪 上仝

時設鞫闕庭 仁廟梓宮方在殯殿衰經欒棘中推官許磁與林百齡相笑戲謔尹任妓妾玉梅香在囚繫中冐奸百齡者磁相戲曰欲全此人送于令公閒

者切痛 燃藜述

鄭朴既拷掠而死籍沒其家而白仁傑柳希春遠竄而已或問其故於白白荅曰吾久於外官不與大小尹之論且與林百齡爲故舊之故云 國朝記事○鄭朴是希登光佑

院相李彥迪啓曰凡罪人當取服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經殞者多恐有橫冤請用較正杖得情然後定罪芑見啓草忿然曰渠恐杖落渠膝耶 燃藜述

十四日甲戌兩司啓曰洪嬪以岏之母不可在闕內先王後宮自有寓在之所請亟命出送不允 酷冤錄

十五日乙亥兩司論岏及洪嬪事 御書荅曰鳳城

君事不允之意已盡言之熙嬪(即洪氏)非自己之事
父王後宮黜送非但於予意未安 慈殿常時 後
宮情意至厚當今未過 中宗小祥相離黜送 上
殿之意至爲悲痛予情亦悲尤爲未安故決不可從
之臺諫合辭累日論啓竟不從(上仝)
洪彥弼等議功臣號改爲推誠協翼炳幾定難衛社
功臣
以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爲推誠協翼炳幾定難
衛社功臣一等
洪彥弼尹仁鏡尹元衡閔齊仁崔輔漢金光準林九

齡韓景祿爲推誠協翼定難衛社功臣二等李彦迪丁玉亨申光漢尹溉宋麒壽崔演宋世珩李潤慶尹敦仁萬年崔彦浩鄭礩申秀涇趙璞朴漢宗尹參爲推誠定難衛社功臣三等（李彦迪嘗救逆賊李潤慶中悅之父趙璞德應之友尹參作罪閔齊仁被論後幷追削）

加全明胤一資除安世遇六品職並賜第一區罪人奴婢十口推官以下論賞有差 上仝

自辛未至辛巳臺諫合辭極論屹及洪嬪事不允 上仝

二十八日戊子安邊府使李久馳報曰兔山縣監李

坎男獲瑠奴無應松跟尋瑠迹直抵于黃龍山麓見
烟氣而捕得瑠削髮為僧作土室以居獲之（燃藜述 酷寃錄）
傳曰罪人斯得其遺宣傳官義禁府郎官拿来（酷寃 錄）
十月初五日甲午拿瑠及敬元無應松李雄内隱善
永守永文来（上仝○按永守已納供則此永守似是 疊見可疑）
洪彦弼等會慶會南門鞫之瑠供臣去八月二十二
日聞朝廷有事欲見任閔之徃其家任不出見仍見
李德應問之荅曰予亦不知欲坐語則德應麾之使
去乃還臣自少問卜者言壽限不長冝坐山林然不
可無緣出家適門長喪敗因此而出二十三日徃楊

州高峒寺率僧奴敬元到楊州長水院婢種德家留二日從城外南山麓還到楊花渡江亭仍留問之知朝廷不爲追捕乘船下泊于黃海道白川地面止宿後十餘日行到咸鏡道安邊李雄家自此入黃龍山上峰岩下削髮以居焉餘不輸情於是撻德應等之供壓膝以問猶不服及烙訊乃云頃者以香使往禧陵則叅奉羅湜（按羅公爲宣叅則非禧陵也）曰聞尹任達于東宮將立汝以爲君云汝聞之乎臣曰未也汝於何得聞湜曰聞諸尹元老臣驚惶曰汝何以答之湜曰我云桂林君宗室之末年亦老矣　二主昇遐後則桂

林亦老何有餘生人必不信臣曰然則何以爲之欲自明湜曰自然消矣何必自明且癸卯年間臣將往全羅道溫水告別于尹任〻蹙額曰有何病往溫水臣曰本有風病沐浴後欲往見光州妻祖母任曰我欲達于　東宮立汝以爲君之言已播汝以何心出往外方乎臣惶恐曰若聞此言何敢往因問此言旣播我欲削髮爲僧且自明于　上任曰　上之所不問汝何自明位高宗親無端作僧則人之聞見必以爲異此言久則自消任曰尹元老其兄弟中別種人此人得志則吾族亦矣云訊杖三度乃供臣一日到

任家任曰汝聞　主上有眼疾乎答曰未也任曰一
眼則有疾矣兩眼有疾時未詳知答曰我亦未聞任
曰若兩眼皆病何以聽政汝及鳳城中當立任畏元
老得志欲達于　仁宗臣及鳳城中立以爲君者無
他鳳城則以其親王子而且賢也臣則以其三寸姪
故也且凶謀節次則任以灌仁淑當權欲使議諸朝
廷封　主上爲上王將立臣或鳳城矣即轘瑠于市
梟首三日傳屍四方　上仝
據李德應招問瑠瑠曰尹任雖欲推戴臣朝廷豈肯
萬無是理壓膝不服用烙刑極其慘毒瑠不堪其苦

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教之乃得取服其供曰尹任言内 主上有眼恙何以聽政乎鳳城及汝中當立而其謀節次則柳灌柳仁淑皆以當權宰相主張為之云矣委官尹仁鏡李芑等啓曰瑠既已承款照律當日行刑何如傳曰知道 國朝記事

金明胤追錄勳籍坎男超三資陞堂上 燃藜述

張彦良豊德人靖國原勳河原君璡之子以武官至正二品知事崔輔漢再往其第欲與李芑等同事曰若從吾計當得大勳彦良曰先人曾有靖國功亦已足矣又得大勳不願也固非不從 國朝編年

沈連源雖無學術頗知愛士乙巳之難素不與邪議而元衡等乃曰必以連源並參功臣然後勳籍乃固強錄于三等連源心耻其非而外畏其禍不敢力辭然心傷善類之死且慚錄勳還家與其妻相對而泣

栗谷全書

勘勳時推官之並錄作俑於乙巳權奸不可以為法

愚伏集

時李煇李德應桂林君瑠被極刑朴光佑郭珣鄭希登鄭郁杖死李霖羅湜遠竄鄭源李若氷李若海全䃴盧守慎李中悅削爵成世昌權橃宋麟壽韓淑李

震金振宗沈苓李爓劾羅燃蔡述

右議政李苙請閑啓曰近者宜罪白　上不動聲色各適其當人心咸服朝士雖多坐羅者而亦有所未盡此臺諫必未及聞見也李天啓李滉權勿李湛無異於金礎輩丁熿亦只遞而不罪請與彼同罰且往者己卯之人徒以自己所知爲賢良而取人其時不能成篇者多矣成篇以呈則盡叅無遺是豈至公之科舉乎　中宗命罷其科　仁宗大漸之夕命復科仁宗方病革尹任三父子入侍初欲以鳳城君爲君勢不得爲然後傳位于　主上此安知非任之奸術

也請還削其科 上允之天啓以下五人皆削奪官職過十餘日芑復啓曰近來士習不美不知好惡亦非矣故李天啓等五人啓削職更聞之李滉非不知是非者也請還收削爵之命蓋芑之姪元祿力言滉之恬退不與時論故也命叙用 東閣雜記

時林百齡亦言於芑曰李滉謹愼自守人共知之今若罪此人〻必以前日被罪者皆爲誣枉 幽憤錄

初六日乙未領中樞府事洪彦弼政府六曹司憲府司諫院弘文館合啓曰岏累登逆口義不可貸請亟定罪 大臣請禁防兩司弘文館請遠竄 三啓不允 酷寃錄

初七日丙申大臣六曹臺諫弘文館請岏罪三啓不允上仝

初九日戊戌大臣六曹兩司弘文館請岏罪 上荅曰慈殿以 中宗小祥未過 仁宗時未發引故爲之傷痛予亦年少而鳳城亦年少人也兄弟之間安忍罪之決不可從之臺諫回啓曰 上教懇惻不勝感激上仝

冬十月甲辰十五日葬 仁宗大王于孝陵國朝寶鑑

李芑言 仁宗未踰年之君不可用 大王之禮 仁宗未五月而葬用芑渴葬之議也東閣雜記

時廟議以十月進定葬期無一人敢言兵曹正郎丁熿抗疏論之檢閲尹潔繼其疏曰　大行之臣惟丁熿而已皆不報 朝野僉載

捴護使李芑進定發引於十月以渴葬故也國人駭憤欲食其肉及發引惟老民三十餘人痛哭拜送時芑等氣焰方熾人莫敢出聲以哭史臣見老民之哭悲而記之 燃藜述○上三条詳見 孝陵始末

乙巳消長録巻之二

三
堂
二